

箫中真意解语人

访香港洞箫大师谭宝硕

“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……”谭宝硕洞箫声动，闻者不禁唱和。窗外香港都市繁华隐去，电影《笑傲江湖》情境浮现。

兼具国际都会与侠义江湖的传奇，让香港这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。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，柔情亦豪情，与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宜。

谭宝硕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。上世纪80年代至今，从《射雕英雄传》《天龙八部》到《无间道》《金枝欲孽》……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TVB剧集中，箫和笛大都由他演奏。他与箫为伴六十余载，独树一帜。

“香港赋予创作者
兼容并蓄理念和自由探索空间”

谭宝硕幼时随母亲生活在广东，习字作画学箫笛，成年后成为南箫继承人。1978年，谭宝硕回到香港，加入香港中乐团。

“中乐团拓展了我的演奏范围。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、与东西方艺术家合作的经历，开阔了我的音乐视野。”谭宝硕说。

彼时恰逢香港流行音乐和电影蓬勃发展期，特别是金庸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催生出大量武侠片，片中配乐喜用洞箫、笛子、二胡、古筝等民族乐器传情达意。

谭宝硕说：“洞箫音色在淡泊中透着几分侠义，有超越世俗的清越，也有触及人心深处的沉厚，在影视配乐中颇受欢迎。”

谭宝硕开始涉足影视流行乐。进录音棚要面对新的挑战，有时甚至要根据画面在录制现场即兴吹奏。

他说：“电影需要什么情感和风格，你要当即交出相应的配乐，时长也要严丝合缝，需要灵活配合和大胆创新。”

他至今记得为电影《青蛇》配乐时的情景。那是一段缠绵悱恻的情感戏。为了激发谭宝硕吹奏出浪漫的情绪，作曲家黄霑甚至调暗录音棚的灯光，投入地跳起舞来……

谭宝硕说：“香港这片土地，赋予创作者兼容并蓄的理念和自由探索的空间。”

他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，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，并参与市场导向的流行音乐制作，其演奏大胆糅合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元素，在继承和创新中逐渐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。

他为一部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谱写的《望乡》，以洞箫与大提琴中西合璧的二重奏，演绎出漂泊异乡的画家对故土深沉的思念；其作品《水中莲与火中莲》编曲更具新意：乐曲中段加入摇滚乐、电台广播以及救护车鸣笛声，表达现代城市的烦嚣；尾段箫声穿出，在竖琴的伴奏下回归宁静，象征人在艰难困苦中涅槃新生。

介绍洞箫制作技艺

“人生任何问题都能从
中华文化中找到答案和指引”

谭宝硕的箫声人文气质浓郁，注重对思想和哲学的探求，颇具辨识度。

“我觉得音乐不单是美的表达，也不止于技巧的呈现。我的音乐路向是心灵探索。”他说，洞箫的演奏直接反映内心——由心而发气，由气到箫而生声，所以习箫须修心。

在谭宝硕看来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，对学艺者来说是必由之路。就洞箫而言，古曲、民歌、戏曲、民间音乐等都是必修课。

他说：“人生的任何问题，都能从中华文化中找到答案和指引。”

四十年前，谭宝硕曾在洞箫练习中有所迷失，竟找不到标准的音色。一首古代禅诗触动了他：

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

心地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

读罢，他心中豁然开朗。停步，转身，低头，反思。

他先是中断错误的练习，继而重新开始基本功训练，一切重新开始，终于回到正途。

广东名曲《禅院钟声》，后经填词成为失恋歌曲广为传唱。然而，谭宝硕吹奏多年，总觉得唱词与乐曲中悲天悯人的情怀不甚契合。

在他一次演出后，《禅院钟声》曲作者崔蔚林先生的遗孀来到后台，向他细述此曲原委：那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，广州深圳相继沦陷后，崔蔚林举家逃难到香港，经过一座古庙时有感而发，记下的的是民族遭受的辛酸苦难，还有内心深处的美好期盼……

谭宝硕深受触动：“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，方能明了曲中真意。”

“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
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考古学家在河南贾湖遗址发掘出一批来自八千年前的“骨笛”。

“先民取仙鹤尺骨锯截钻孔，修整为乐器以吐露心声。它们便是竖笛或洞箫的祖型，其结构和发音原理都与今天的洞箫一致。”谭宝硕说，“中华文化艺术之源远流长，骨笛是为力证。”

洞箫没有任何附加零件，管内却潜藏着丰富的表现力，极致简朴却能触动心灵穿越古今，伴随着中国人的悲忧喜乐，伴随着江上清风山间明月，伴随着诗词歌赋文人雅集，代代相传，绵绵不绝。

谭宝硕说：“洞箫也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大道至简、大音希声、宁拙毋巧的审美情怀。”

作为制箫名家，他说，洞箫以竹制为正宗，竹子的振动里包容了刚与柔、松与紧、疏与密、虚与实等元素，因而赋予洞箫独有的灵性。洞箫又可与各种乐器融洽和谐地合奏，诠释古今中外不同音乐风格。

“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，蕴含着谦和、敦厚、优雅、温润、悲悯、刚直等优秀气质和品格。”谭宝硕说，“它是陪伴我登临世界舞台、抚慰万千心灵的挚友，更是教诲我感悟中华文化、体验人生修行的良师。” 新华社香港8月2日电

受访

制箫

吹奏洞箫